

中國藝術研究院 學術文庫

《紅樓夢》及其戲劇研究

王 慧 著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红楼梦》及其戏剧研究

王 慧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及其戏剧研究 / 王慧著.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11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 王文章主编）
ISBN 978-7-5699-2718-4

I. ①红… II. ①王… III. ①《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①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6559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Zhongguo Yishu Yanjiuyuan Xueshu Wenku

《红楼梦》及其戏剧研究
Hongloumeng Ji Qi Xiju Yanjiu

著 者 | 王 慧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项目统筹 | 余 玲

责任编辑 | 周海燕 陈冬梅

装帧设计 | 程 慧 段文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10-5224988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23.25 字 数 | 332千字

版 次 |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718-4

定 价 | 7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文章

副主任 吕品田 田黎明 谭 平
贾磊磊 李树峰

委 员	丁亚平	方 宁	方李莉	牛克诚
	牛根富	王列生	王海霞	王 馥
	田 青	刘万鸣	刘 托	刘 楨
	刘梦溪	孙玉明	朱乐耕	陈孟昕
	何家英	李 一	李胜洪	李心峰
	宋宝珍	吴文科	吴为山	杨飞云
	杨 斌	范 曾	罗 微	欧建平
	骆芃芃	祝东力	项 阳	莫 言
	秦华生	高显莉	贾志刚	管 峻

(按姓氏笔画排序)

编辑部

主 任 陈 曦

副主任 戴 健

成 员 朱 蕾 李 雷 陈 越 柯 凡
蒲宏凌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田海明

副主任 韩 进 王训海

委 员	余 玲	杨迎会	李 强	宋启发
	宋 春	陈丽杰	周海燕	赵秀彦
	唐元明	唐 伽	贾兴权	徐敏峰
	黄 轩	曾 丽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

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论”、“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

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与学术教育并行，三者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

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8月26日

目 录

上编 “此时此地”：《红楼梦》戏剧研究

舞榭歌台曲未终

——谈“黛玉葬花”在传奇、杂剧及京剧中的演变 / 3

陈小翠的戏曲创作与婚恋人生 / 27

陈小翠《黛玉葬花》及其他 / 41

白薇与《访雯》 / 53

20世纪40年代《红楼梦》话剧研究 / 66

赵清阁抗战时期话剧创作简论

——以《红楼梦》话剧为中心 / 85

论吴天的话剧成就

——从《家》到《红楼梦》 / 98

苏青的“芳华”岁月

——以《宝玉与黛玉》为中心 / 111

下编 “死活读不下去”：《红楼梦》文本与现象研究

大观园研究综述 / 139

从环境描写看大观园的文学根源 / 173

从“怡红院”看贾宝玉的“悬崖撒手” / 198

也谈妙玉与栊翠庵 / 206

孤独和尚：鲁智深到贾宝玉

——从《寄生草》说起 / 221

评脂砚斋的叙事理论 / 233

“死活读不下去”《红楼梦》，怪孩子还是怪成人？ / 244

也谈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中的“额妆” / 254

2013年网络红学及其他述评 / 267

2015年《红楼梦》图书出版述评 / 286

附录

也谈《女子世界》

——以陈蝶仙及其家人为中心 / 313

话剧《秋海棠》改编、演出再考 / 326

苏青越剧《屈原》简论 / 343

后记 / 359

| 上编 |

“此时此地”：《红楼梦》戏剧研究

舞榭歌台曲未终

——谈“黛玉葬花”在传奇、杂剧及京剧中的演变

“黛玉葬花”是小说《红楼梦》中最脍炙人口的片段之一，也是历来文人墨客最爱表现、刻画场景，不惜究其源、绘其形、摹其神、表其情、演其态……种种手段，都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一个”林妹妹成为公众认可的形象。

《红楼梦》文本中葬花的不止一人，出现这件韵事的也不止一处，但一提起“葬花”，人们头脑中出现的都是第二十七回中“黛玉泣残红”^①一节，黛玉荷花锄，锄上悬花囊，手拿花帚，袅袅婷婷，弱不禁风，尤其是“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缠绵幽咽的《葬花辞》更萦绕于耳。优美的画面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包括许多剧作家，纷纷想将自己对“黛玉葬花”的理解在舞台上表演出来。

据载，早在程乙本《红楼梦》问世的1792年，仲振奎就写出了《葬花》一折，大约嘉庆二年（1797）底或三年（1798）初，仲振奎又花了40天时间完成了长达56出的《红楼梦传奇》。而孔昭虔也于嘉庆元年（1796）改编了《葬花》一折。

剧作家首选“黛玉葬花”事件入戏并非偶然。《红楼梦》篇幅浩繁，事

^①（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本文所有《红楼梦》引文如不另注，皆出自此，以下不再注明。

多人众,“倘欲枝枝节节而为之,正恐舞榭歌台,曲未终而夕阳已下。红裙翠袖,剧方半而曙色忽升”^①。而之所以集中选择“黛玉葬花”,与其在小说中所占的分量、对读者的影响,以及是否具有戏剧性、演出效果,甚至剧作家本人的需要有关。“葬花”一节几乎成为后世黛玉忧郁、诗意形象的最佳诠释,它最大程度地感染了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最能打动他们的心弦。而昆曲的细腻、优美、缠绵也正好契合黛玉的气质,表现宝、黛欲语还羞的纯情。

“黛玉葬花”的搬演主要是在清代的传奇、杂剧以及民国时期的京剧中,本文将以《红楼梦》文本中的“黛玉葬花”为基础,探讨这一情节在这些剧种中的叙事元素、舞台演出以及形象接受等方面的演变情况。限于篇幅,本文对其他剧种暂不涉及,容后再论。

一 改编与演出:昆曲中的“黛玉葬花”

清代有记载的根据《红楼梦》小说改编的戏曲大约有二十多种,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剧本主要有十多种,大都收在阿英所编《红楼梦戏曲集》中,包括孔昭虔的《葬花》、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万荣恩的《潇湘怨传奇》、陈锺麟的《红楼梦传奇》、吴兰徵的《绛蘅秋》、吴镐的《红楼梦散套》、朱凤森的《十二钗传奇》、许鸿磐的《三钗梦北曲》、石韞玉的《红楼梦》、周宜的

^① 万荣恩:《〈红楼梦传奇〉序》,阿英编:《红楼梦戏曲集》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25页。本文中孔昭虔的《葬花》、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万荣恩的《潇湘怨传奇》、陈锺麟的《红楼梦传奇》、吴兰徵的《绛蘅秋》、吴镐的《红楼梦散套》、朱凤森的《十二钗传奇》、石韞玉的《红楼梦》、周宜的《红楼佳话》以及许鸿磐的《三钗梦北曲》等十部著作中有关曲文、序言的引用,如不另注,皆出自此集,以下不再注明。

《红楼佳话》。另有无名氏的《扫红》^①、褚龙祥的《红楼梦传奇》^②。这些戏多为传奇，也有杂剧，除去《三钗梦北曲》，它们在内容上的一个共同点是都有对“黛玉葬花”的搬演，这正是本文论述的核心，故本节将以上面提到的除去《三钗梦北曲》后的十一部剧本为主进行论述。

（一）清代戏曲中“黛玉葬花”的改编

历史上第一个“红楼戏”就是单折的《葬花》，由仲振奎所编。尽管五十六出《红楼梦传奇》的最后完成时间要往后，但其中的《葬花》一折则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单独完成。仲氏曾在《红楼梦传奇·自序》中这样说：“壬子秋末，卧疾都门，得《红楼梦》于枕上读之，哀宝玉之痴心，伤黛玉、晴雯之薄命，恶宝钗、袭人之阴险，而喜其书之缠绵悱恻，有手挥目送之妙也。同社刘君请为歌词，乃成《葬花》一折。”^③壬子，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比孔昭虔创作于嘉庆丙辰（即嘉庆元年，1796）的《葬花》早四年。

仲振奎的《葬花》主要故事情节为：贾宝玉携书上场，看书时怜惜满身的落花，将其送入沁芳桥下。黛玉上场，与宝玉同看《会真记》。宝玉引用其词惹怒黛玉、道歉，二人重归于好，一起葬花，黛玉垂泪。晴雯叫走宝玉后，黛玉吟诵《葬花辞》，听如花美眷一曲。紫鹃来寻，二人下场。

仲著《葬花》将两件事（即宝黛共读西厢、黛玉葬花）合在了一起写，与《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都有关联，开后来许多剧本的先河，

① 见《增辑六也曲谱》元集，张怡庵编校，石印本，1922年上海朝记书庄原版，校经山房成记书局印行（第二版）。吴梅曾在1936年3月18日《吴梅日记》中谈到谱中《扫红》《乞梅》两出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胡孟路编的，没有说明根据，也没有说胡孟路写了全本还是只编了两出，亦不知其人生平。故此处还是说无名氏。

② 此书据说藏于天津图书馆，但笔者于网上并未查到。胡文彬先生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天津图书馆复印书中自序、题辞等，并于90年代抄写其中几出。胡先生在《红楼梦叙录》一书中对《红楼梦传奇》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此次胡先生慷慨借阅，笔者不胜感激，无以言表，谨此谢之。

③ 嘉庆己未夏镌，绿云红雨山房藏板，1函5册，首即是红豆村樵自序。

即从这两个方面来写葬花故事。但与原著相比，还是有不少差异。首先是时间上的差异，原著中宝黛读西厢、黛玉听曲是紧连发生的，在三月中浣的某一天，而黛玉葬花的时间则在芒种节四月二十六，中间相差一个多月。而仲著让二事都发生在暮春的某一天，这也是大部分剧作家为了集中矛盾冲突、符合戏曲时空有限原则而采取的共同措施。而这种时间上的差异也导致了原著与改编中黛玉葬花装扮上的最大差异，即原著在“宝黛读西厢”一节中黛玉是“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出场的，饯花之日的黛玉则是空身前往花冢哭泣的。而改编的剧作中的黛玉无论读曲还是葬花，至少手中会拿着花帚，向来不会空身。说到底，这都是为了提高戏剧演出的可看性，增强戏剧效果。

其次，人物安排也不同。仲著《葬花》中出场的有四位：生贾宝玉、旦林黛玉、贴晴雯、杂旦紫鹃。主角是宝、黛，这是不能改变的。但原著中找宝玉说老太太叫打发去给大老爷请安的是袭人而非晴雯，喊黛玉回潇湘馆的是香菱而非紫鹃，这种对过场人物的安排还是能看出作者的取舍的。一则可以减少头绪，不必为了另出香菱而增加内容，潇湘馆的丫头找潇湘妃子顺理成章；二则也和仲振奎的情感取向有关，“伤黛玉、晴雯之薄命，恶宝钗、袭人之阴险”，其喜晴雯而恶袭人是肯定的，自然时时想着晴雯。

再次，仲著中省略了原著中引起黛玉葬花的两个主要事由：一是宝玉在潇湘馆再次惹怒了黛玉；二是黛玉在怡红院叫门不开。没有了这两件事，黛玉的葬花就缺少了充分的感情酝酿。但作者用了另外的交代来呼应黛玉的情绪波动，那就是宝玉刚上场时的一段话：“与林妹妹两小无猜，同心已久，自谓今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不料他搬进园来，性格忽然一变，若远若近，若喜若嗔，倒教小生无从揣度。”尽管这种呼应与原著比起来过于寡淡，但也不至于让人诟病剧情的发展只有高潮，没有铺垫。仲氏在“读曲”部分中也穿插了《牡丹亭》中的昆曲来营造氛围，这也是大部分剧本的通行做法，所不同的不过是采用的数目不一样而已。

仲振奎尽管是合《红楼梦》与《后红楼梦》在一起创作了《红楼梦传